

1949年后的陈田鹤

文 艺

摘要: 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陈田鹤是黄自的四大弟子之一。1949年起曾先后担任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教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音乐创作组作曲员、中央歌舞团作曲员、中央实验歌剧院作曲员、音乐家协会创作组成员,并留下了许多音乐成果。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于陈田鹤的纪念和研究已经陆续展开,了解陈田鹤在解放后的工作经历和创作成就,才能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全面准确地评价他的音乐成就及学术贡献。

关键词: 陈田鹤; 黄自; 1949年后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871(2011)03-0044-08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可以看到大幅篇章介绍聂耳、冼星海等革命音乐家及其创作,既使相比黄自四大弟子之一贺绿汀地位的高高在上、刘雪庵的争议不断,对于陈田鹤、江定仙等作曲家更多的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也许不懂音乐的人能够准确说出国歌的曲作者为聂耳,宣传普及短片也将国歌诞生过程的来龙去脉讲述得十分详细,但却未曾提及刘雪庵曾经从专业音乐的角度分析批评过这首歌曲的词曲关系。黄自的《长恨歌》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清唱剧,对其介绍分析和深度研究层出不穷,可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作品在炮火连天的时代得以保存流传,是源于陈田鹤对黄师的敬重之情,和他对保留黄自手稿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黄自对陈田鹤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关于“救亡派”与“学院派”长期对峙出现的思想纷争一直引人关注。一方面黄自在艺术思想和作曲技术上对陈田鹤有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在“救亡派”与“学院派”的矛盾中,黄自被当局指为学阀,称为“学院派”的首领。解放后,“救亡派”又长期居于中国音乐界的领导地位,陈田鹤作为黄自的弟子,在其死后抱着黄自的衣钵接着走黄自没走完的道路,自然免不了受到波及。

陈田鹤作为黄自四大弟子之一,除却在音乐创作上承袭黄自的作曲风格以外,也承袭了黄自认为不能一直跟着西方的模式走,应该结合中国民族特色进行创新的音乐思想:“把西洋音乐整盘地搬过与墨守旧法都是自杀政策”“学西洋好的音乐的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与民谣,那么我们就不能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1](第56页)中国优秀的指挥家黄飞立^①认为“在黄自的四个大弟子里面,陈田鹤是最能创作的”,^②陈田鹤性情温和,话语不多。罗忠镕曾对戴鹏海说:“其实黄自第一大弟子应该属陈田鹤。”^③一般认为陈田鹤的声乐创作最出色地体现了他的老师黄自那种优雅、抒情、精致、含蓄的美。[2](第209页)

现存陈田鹤在华东革命大学的思想总结提纲上有这样的话:“1943年对学生纪念五四刊物批评黄自作品不满意。当时错误思想的主导根源是因为不认识阶级立场,封建的无条件的尊师的意识作祟。”虽然话语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但是不难看出黄自对陈田鹤影响大到陈田鹤对于黄自是“无条件”的尊崇。1967年台湾出版《吴伯超先生曲集》^④的《鼓》中,顾献栋说到,当年陈田鹤在四川每次躲警报的时候,都不忘抱着黄自的遗稿,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吴伯超设法将其中一部分石印,那就是现在的清唱剧《长恨歌》。现在黄自的《长恨歌》

收稿日期: 2011-06-14

作者简介: 文艺(1988~),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清唱剧，但是有多少人谁知道它得以保留，也有陈田鹤的一份功劳？

黄自对待教学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经常备课到深夜，就是对待已经教了好几遍、很熟练的“领略法”（音乐欣赏）也是如此。黄夫人问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准备教熟了课时，他的回答是：“你自己懂了没有用，只有充分准备以后，到上课时才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让他们真正吸收进去。”[3]（第13页）陈田鹤曾在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武汉艺术专科学校、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福建音专、北师大音乐系等校任教，他尽自己所知努力备课的同时，一直不忘自己作曲技术的提高，现存的手稿中还有不少他做和声对位等练习时的记录。他常对夫人说：“要给人一桶自己必须有一缸，教书就是如此。”[4]（第101页）

1938黄自临终前对夫人说：“你快去请医生，我不能就此死去，还有半部音乐史没有写完呢！”[5]无独有偶，1953年，陈田鹤被检查出有心脏病时说：“我已40岁了，趁精力正旺得做出成绩来，我已不能像年轻的人一样，可以玩玩，我必须加紧工作……假如我能活到80岁，像瓦格纳那样，我是能写出几部像样的歌剧来的。”[4]（124页）1955年7月，陈田鹤因痢疾及心脏病突发入院抢救，手里还拿着一叠五线谱纸。[4]（第138页）

陈田鹤曾为鲁迅逝世创作了歌曲《哀挽一位民族解放战士》。黄自去世之后，陈田鹤创作了《悼今吾宗师》（合唱与管弦乐）表示对恩师深切的哀悼之情：“先生此去何匆匆，抛下了半篇残著，无数新声犹待谱，满腔曲调理终古。”但是在陈田鹤逝世后，没有开追悼会、没有讣告、也没有贴消息，只是由人们口头传说着他的死讯。当时有些人在墓地还念念不忘说他“走过一段弯路”。时至今日，陈田鹤的后人都无法在歌剧院查找到陈田鹤的档案资料。面对这样的无奈，是怎样一种悲哀？

黄自是影响最大的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对于黄自第一批培养出来的学生陈田鹤生活的深入了解和作品、思想的分析，不但能够还原其本来面貌，为大家诠释呈现一个真实的陈田鹤，也有助于了解黄自、甚至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全貌。

陈田鹤来京缘起

1949年2月，新中国成立前夕，陈田鹤应唐学咏校长之聘，携妻儿到福建音专，任作曲专业教授暨校务委员会委员之职。1949年8月17日福建解放后不久，陈田鹤被选为福州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

代表。他尤其关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常常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文艺界的座谈会、音乐会。如：在某兵团文工团演出歌剧《赤叶河》在特邀文艺界座谈会上侃侃而谈；为学校演出冼星海《黄河大合唱》配钢琴伴奏；在纪念聂耳逝世15周年的音乐会前，为聂耳的歌曲《塞外村女》和《春回来了》写伴奏等。

1950年11月陈田鹤收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李伯钊、金紫光、欧阳山尊的邀请信，原文如下^⑥：

陈田鹤教授：

九月间陈宗娥同志已来本院工作，现执教于本院附设艺术训练部。一切安好请勿远念，据宗娥同志谈起，说您对于歌剧作曲工作极感兴趣，如能来我院工作，因我院初具发展歌剧艺术各种条件，当能发挥您的抱负，同时与宗娥同志在一处，工作生活上亦较为方便。我们素仰您的音乐才能，如果您愿意到本院来从事歌剧的研究与创作工作，我们极为欢迎！特此函达，谨希示复。敬礼！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李伯钊、金紫光、欧阳山尊

10月30日

1950年，缪天瑞先生也曾给陈田鹤去信表示：天津音乐院经文化部批准，致函华东教育部，提出希望陈田鹤到该院任教。与此同时，当时已经解散的福建音专合并到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时任上海分院理论作曲系主任的丁善德也向文化部提意见，让陈田鹤到上海分院任教。

陈田鹤将这些可能的去路，都一一在给妻子的信函中说明，并征求陈宗娥的意见。还提及了关于待遇的问题：在上海工作起码可以拿到130万元以上，在天津最少也有100万以上，去北京的话就不必与组织上谈待遇，争薪水高低，只要将来工作有表现，物质生活的提高就不成问题。这些都说明陈田鹤自己的倾向是去北京进行创作。^⑥

陈田鹤一生的梦想就是写几部像样的歌剧，他自己曾说“人到四十岁，正是黄金时代，应该分秒必争，再过二十年争取能做出几部像样的歌剧来”[5]（第35-37页）。由于知道陈宗娥与江青是山东省立实验剧院第一届的同学，颇有交情，陈田鹤在当时给妻子陈宗娥的信中还特别交代：“关于我的事，以后工作地点职务等，你最好不必同江青商量。一切听组织的分配好了，免得误会‘我还是思想搞不通’，给她不好的印象，她即使问起，你可以

说他现在安心学习,以后工作听凭组织分配好了。”^⑦

建国后出现了“江青策划批判《武训传》意在打倒已逝世的陶行知”的一大冤案。于是陈田鹤的妻子陈宗娥帮他分析在学校教书的危险性。陈田鹤也对南京那段教书生活心有余悸,于是对陈宗娥说:“书不教了,还是多写些作品吧!等我有了与民族音乐相结合的经验,再去教书。不要再拿洋教条去毒害学生了。”[4](第109页)

陈田鹤来京之后情况

陈田鹤来京后,先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音乐创作组作曲员、中央歌舞团作曲员(借调)、中央实验歌剧院作曲员、音乐家协会创作组成员,并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兼任教学工作。

与邀请陈田鹤北上进京的来信写得真切动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田鹤在北京人艺剧院工作的经历。1951年春,陈田鹤调到北京后并没有如他所愿创作歌剧,被安排更多的是“打下手”活——配器、写伴奏等。王震亚老师曾评论:“新中国成立后陈先生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等单位工作。当时这些单位的一些作曲家长于写曲调,而不会写伴奏。分配给陈先生的任务都是为别人写的单曲调作品配伴奏^⑧。在陈宗娥1969年被迫写揭发陈田鹤的材料中道:“由旧文化部、中宣部、市委团中央、中央歌舞团、总政文工团通过剧院创作组李刚让他配器、伴奏,共百余首。”

对于为什么陈田鹤不能独立创作歌剧的原因,大多归咎为了“历史问题”——陈田鹤曾经加入过国民党,在重庆青木关音乐学院担任教务主任时,对于吴伯超开除学生采取不闻不问的漠视态度。对于陈田鹤入国民党之原委,陈田鹤的女儿陈晖解释是:“当时的教务主任都得入国民党。”而陈田鹤要担任教务主任也有自己的难处。戴鹏海也跟陈晖说:“陈田鹤老家7口人,等着他往家里寄钱,陈田鹤想做个教务主任是希望能钱多一点。”据陈宗娥回忆,陈田鹤每次回家后,都没有再出来的路费,每次的尴尬无奈都在陈田鹤心中留下了阴影,一直到解放后,还时常做梦梦见回老家之后没钱再出来的场景。^⑨

陈田鹤来北京之前曾在华东革大学习,当时写了一些交代自己问题的文字。^⑩特别是陈田鹤创作于1939年的一首抗日歌曲《还我河山》被收入了国民党军歌集,后来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台湾的大广播还在播这首歌曲;1947年他还创作了歌曲《台北市民歌》(姜琦词)等等。这些都是陈田鹤当时在华东

人民革命大学写检查时自己交代的,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事后这些事都变成了他的“历史问题”。

来京之后陈田鹤的教学工作也仍在继续。据冯文慈先生回忆,当时陈田鹤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今中国音乐学院前身)兼职任教。1951年10月,陈田鹤到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办公室商谈《对位法》课程时间安排,以及志愿军文工团同志的作曲课。^⑪陈晖老师还清楚的记得,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为北京市中小学培养音乐教师,1955年作为陈田鹤长女的她升入北京市27中学时,任教音乐的方老师就是陈田鹤的学生。直到1955年去世之前,陈田鹤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陈田鹤在教学中使用德沃夏克和苏联东欧的作品,力图摸索新的教学方式。依据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理论教研组选印的配器与欣赏参考资料给学生上课。^⑫

陈田鹤在北京的生活是很艰难的,全家四口挤在冰渣胡同一间昏暗的房子中。一直到1952年,才还清家小来北京所借的路费。陈田鹤死后,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周巍峙说:“最对不起陈的是,长女12岁了还和大人挤在一间15平米的屋子里。”他生前唯一的学习器材,是40年代中期陈田鹤的妻子陈宗娥兑换了一个金镯子为其购置的一台进口收音机。一直到去世前,陈田鹤还是按照从剧院抄来的一份练琴时间表,按时去练琴。每周只有数小时,上下午分散着,如果遇到开会、观摩演出,就很难按时练琴。作为一个作曲家的陈田鹤,一生都没有一台属于自己的钢琴。^⑬

尽管工作环境和待遇远不如其预期,生活也相当艰苦,但是陈田鹤还是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音乐创作中。他来京后的主要创作成就有:1951年来京后写的《花鼓灯》《中朝人民胜利大合唱》。6月份参加了歌剧《长征》的配器工作,并担任了艺委会委员。8月开始写《芦笙舞曲》的钢琴底稿与一部分管弦乐。1951年底到1952年初去湖南土改之后,回来完成了《芦笙舞曲》《翻身组曲》的创作。1953年5月,陈田鹤借调到中央歌舞团,为中国青年歌舞团编写《采茶灯》音乐及对《花鼓灯》音乐进行进一步修改。他的配器作品有《荷花灯》《刘胡兰》改编民歌有《丰收》9~12月赴东北林区体验生活后,创作大合唱《森林啊,绿色的海洋》。1954年3月借调到音协创作组,改编民歌有《跑旱船》《打零工》《斑鸠调》《蒙古牧歌》《洗衣裳》《十二月老司》《格朵朵仔》。谱写群众歌曲《新渔村》《炮艇大队出动了》《亲人啊,听我心里的话》《中缅友好歌》。^⑭

图 1. 定海采风, 左起 1. 陈田鹤, 2. 郑律成, 4. 瞿希贤



图 2. 鹤岗煤矿, 一排中间是陈田鹤, 右 1 为郑律成



陈田鹤注重学习民间音乐, 解放后与音协创作组外出采风了解当地生活与音乐, 一直努力探索中国音乐的民族化方向。他一直渴望独立创作歌剧, 陈田鹤的妻子回忆说: “他整理体验生活带回的记谱, 札记及创作素材、抄谱等工作。为探索中国歌剧发展的道路, 经常设想歌剧实验的种种方案, 为此大量研读、分析世界各歌剧剧本及乐曲解说, 看了不少地方戏的演出, 皆存有笔记, 力图摸索我国歌剧创作的途径。”清唱剧《焕天录》正是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¹⁵

最值得一提的是 1955 年陈田鹤去世当年短短几

表 1.

出版时间	书 名	作 者	出版社
1991. 5	陈田鹤歌曲选集	陈田鹤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3. 9	音乐之子——陈田鹤大师传	梦月	东方出版社
1994. 11	陈田鹤先生作品集	监制: 台湾省政府教育厅	制作/发行: 台湾省立交响乐团

个月完成了别人一年半的工作量, 这也是导致了陈田鹤过度劳累而倒下的原因之一: 1~3 月间, 完成了民乐合奏曲《春》《广陵散》歌曲《和平友谊之歌》《坚决反对原子武器》幼儿歌曲《学劳动》《坐火车》修改《森林啊, 绿色的海洋》《荷花舞曲》。3 月中旬从中央实验歌剧院借调到中央歌舞团, 一直到 7 月前, 完成《荷花舞曲》《和平友谊之歌》《冀边府大捷》《英雄战胜大渡河》《花树舞》的伴奏谱, 《芦笙舞曲》民族乐队普, 缩编《一道桥》《千万只手连在一起》《怒吼吧黄河》管弦乐伴奏谱, 整理《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胜利花开遍地红》合唱谱, 完成了《剑舞》音乐初稿, 编写了《洗衣裳》女声小合唱, 以及《采茶扑蝶》的总谱抄写工作。¹⁶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陈田鹤

生于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 长于纷争四起的战火时代, 陈田鹤本着他对音乐的执着与热情,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勤奋学习, 不断超越自我。建国后, 在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将生命最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音乐事业。然而, 这样一位优秀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 他的名字却长期被人忽视。

就目前发表的文章和著述来看, 对于陈田鹤解放前的艺术发展和生活、以及陈田鹤艺术歌曲的分析研究, 关注力度较大。1983 年汪毓和先生的研究生常罡的毕业论文《论陈田鹤及其歌曲创作》(向延生《中国近代音乐家传 2》转载, 略有增删 [6]), 对于陈田鹤生平和艺术的系统研究, 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关于陈田鹤研究的力作。但是常罡文章中对陈田鹤 1949 年之后的创作、生活情况并没有详细的叙述和研究。除却陈田鹤长女陈晖以笔名“梦月”著书《音乐之子——陈田鹤大师传》[4], 对其建国后的生平等概况进行较多介绍之外, 其他著述对于陈田鹤的研究在目前看来还是不够详实, 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对陈田鹤在解放后的境遇的介绍也有待进一步充实。

据不完全统计, 迄今为止涉及陈田鹤及其作品的研究专著有:

收录陈田鹤音乐艺术作品的有:

表 2.

时 间	书名 (光盘名)	作 者	页 码	内 容	出版社
2000.1	陈明律演唱陈田鹤艺术歌曲 (光盘)	(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 陈明律		28首歌曲	凌轩企业社
2003	中国艺术歌曲选	储声虹主编	17 37 206	《采桑曲》 《春归何处》 《山中》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5	中国歌剧曲选	郑景宣	7~ 18	《怀乡》《话别》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7.2	中国艺术歌曲选集	张畴主编	189 191 193 197	《春归何处》 《江城子》 《山中》 《枫桥夜泊》	上海教育出版社

介绍陈田鹤音乐艺术的著作有:

表 3.

时 间	书 名	作 者	页 码	篇目 /内容	出版社
1994.4	中国近代音乐家传 (第二卷)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向延生主编	181	《雕琢“剑声”的历程——作曲家陈田鹤》常罡、石山 (即向延生)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	中国音乐家传略	颜延阶 (台湾) 主编	207	47 陈田鹤 (脚注)	绿与美出版社
2002.10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汪毓和	209	其他学院音乐家及其创作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4.4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	夏滢洲	209 218 257 281	艺术歌曲伴奏音乐; 歌剧《荆轲》《桃花源》; 新音乐社; 清唱剧《河梁话别》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9.7	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	刘再生	248 309	四大弟子各有千秋; 山东省立剧院	人民音乐出版社

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的代表——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在“其他学院音乐家及其创作”中,对陈田鹤抒情性艺术歌曲、抗日音乐作品、儿童歌曲、合唱曲、器乐曲、戏剧音乐等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但是对于陈田鹤介绍部分的最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终于进入当时我国最重要的歌剧单位——中央实验歌剧院,他热切期望能实现其创作一部像样的中国大型歌剧的理想。但是,天不假年,在他进入歌剧

院不久,他因旧病复发而于1955年10月30日过早地逝世,终年44岁,他的“歌剧梦”还是没有圆成。[2] (第210页)

现在已有了进一步的补充材料。陈田鹤是“因心脏病、肺栓塞致死于通县中央结核病院”的,最主要的原因对于陈田鹤疾病的误诊,以及抢救的延误。在陈田鹤去世前的三个月,陈田鹤曾因病疾住院,期间有心梗发作,大夫交代陈田鹤的妻子将陈带进医院的写谱工作带走,并解释说陈田鹤的病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体内各器官都衰弱到极点了

“但是，一个多月以后，陈田鹤被误诊并送去通州的结核病医院”。[4]（第138页）

另一本涉及陈田鹤内容较多的是夏滢洲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虽然没有关于陈田鹤的完整篇幅，但是细读此书能够看到不少细节都有关于陈田鹤的作品信息。在第四章“30年代的音乐文化”，第二节关于独唱歌曲（群众歌曲）创作中，提及了“陈田鹤的《巷战歌》”[7]（第187页）但是艺术歌曲和多声部音乐创作中却没有介绍关于陈田鹤的作品。在40年代音乐发展新阶段的章节里，艺术歌曲伴奏音乐，重点介绍了陈田鹤《秋天的梦》（1935~1936年，戴望舒词）：“前一段中，钢琴伴奏模仿车铃之声，二度、三度和音精致之极；第二段后几句，钢琴在低音区重复着歌唱的旋律，增加了主题的沉重感和忧郁的色调；至结尾处，钢琴孤零零地重复和弦的中音，意味悠长。”[7]（第209页）另外还在40年代关于音乐与戏剧结合的章节里面介绍了陈田鹤的歌剧《荆轲》和小歌剧《桃花源》：“1937年，陈田鹤在济南山东省立剧院创作了歌剧《荆轲》。作品基本上仿照西洋歌剧的形式，如序曲、幕间剧、场面音乐，还有运用西洋发声方法演唱的合唱、重唱、独唱等。全剧采用西洋管弦乐队伴奏，作品在完成时适逢抗战爆发而未能付诸演出。”“《桃花源》则借海盗骚扰的剧情，隐示了人民只有不畏强暴，同日本侵略者齐心协力地进行斗争才能取得和平、幸福生活的真理。”[6]（第218页）“像缪天瑞、黎国荃、范继森、张洪岛、马思聪、陈田鹤等著名音乐家，都发表了不少具有爱国民主倾向和进步意义的文章，并创作了一系列民族化、大众化得优秀作品。”[7]（第257页）这是音乐教材中极少数提及陈田鹤文章的文字，虽然只是寥寥数字，但是确是对陈田鹤进步音乐思想的肯定。另外还提到了陈田鹤编曲的《在那遥远的地方》。[7]（第258页）

教材提及关于陈田鹤先生的作品多集中于：《巷战歌》《山中》《江城子》《采桑曲》。据统计陈田鹤创作了207首^①音乐作品，范围涵盖了艺术歌曲、抗日歌曲、合唱曲、儿童歌曲、民歌改编、器乐曲、歌剧、电影配乐等领域。近现代音乐史教材中对陈田鹤的介绍，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对陈田鹤作品全面的了解，才能形成对其创作全方位立体的认识。

对于“陈田鹤是不是音乐家？”这个问题，应

该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音乐词典》[8]中，陈田鹤的介绍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但是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编的《中国音乐家名录》^②1990年9月第一版中，没有陈田鹤的名字。而汪毓和曾说陈田鹤“特别是对和声的处理和钢琴织体的写法，要比贺绿汀、江定仙等更接近于黄自。”[2]（第209-210页）

翻开这本厚厚的名录，可以看到黄自四大弟子之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都在名录上，但是通过查找，黄自和陈田鹤的词条都没有。仔细看来，贺绿汀的简介中有“师从黄自学习理论作曲”，江定仙的简介里面有：“随黄自学习理论作曲”，而刘雪庵的仅有：“1936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专师范理论作曲专业”。是差错亦或是疏漏？现在已经无法求证。《中国音乐家名录》在编辑说明中指出：“中国音乐家名录实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名录，凡1988年6月底前批准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均在收编之列。”而中国音乐家协会成立于1949年7月23日，这样的说明解释了萧友梅、黄自、冼星海、聂耳等建国前已经去世的音乐家不在名录的原因。据刘诗嵘回忆^③：陈田鹤是音协会员，当时音协外出体验生活就是抽调在各个文艺团体的音协会员去，陈田鹤两次被选入音协创作组去体验生活，第一次是在1953年9月~12月间，与金帆、郑律成等一起奔赴东北林区小兴安岭伊春县，“目的是向工人学习，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学习劳动号子，接触大自然，启发创作的灵感。虽然他力不从心，心脏病也时常发作，但他坚持下来了。”[4]（第128页）陈田鹤以金帆的诗歌为词，创作了大合唱《森林啊，绿色的海洋》第二次是1954年4月~7月间，与瞿希贤、金帆、郑律成、汤正方等人到江苏地区搜集民歌。现存陈田鹤遗物中还有写给当时音协领导的汇报。

据了解，音协会员不但需要单位组织对于个人音乐艺术能力的认可，也尊重音乐家自己的意见（即亲自填写表格），至于陈田鹤不在名录之列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在过去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对于陈田鹤的肯定与认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欣慰的看到，陈田鹤的生平经历、艺术思想与音乐作品等都已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也在逐步为音乐爱好者所熟知。

据不完全统计，陈田鹤音乐作品演出及其影响主要有：

表 4.

时 间	具体情况
1985. 5. 1	台北电信合唱团演唱清唱剧《河梁话别》
1988. 4. 30	台北市立国乐团演唱清唱剧《河梁话别》
1991. 6. 22	陈田鹤作品《山中》被香港中国艺术歌曲演唱比赛定为指定曲目
1991. 12. 8	陈田鹤诞辰 80周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在“空中日历”中介绍陈田鹤
1993	陈田鹤《江城子》入选 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歌曲作品奖
1995. 10	陈田鹤逝世 40周年, 个人纪念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
2011. 5. 29	陈田鹤百年冥诞纪念活动, 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

据不完全统计, 迄今为止发表的直接研究陈田鹤及其作品的文章主要有:

表 5.

发表时间	题 目	作 者	文章来源
1981. 9	追怀田鹤	廖辅叔	《人民音乐》
1981. 12. 10	纪念作曲家陈田鹤同志	袁平 (即梁茂春)	《北京音乐报》
1982. 1	陈田鹤的《燕子》和《秋天的梦》	周 畅	《长江歌声》
1982. 3	陈田鹤与《巷战歌》	梁茂春	《歌曲》
1983. 8	因谈文化修养而想起陈田鹤	廖辅叔	《群众音乐》
1985. 1	论陈田鹤及其歌曲创作	常 昱	《音乐研究》
1996. 3	陈田鹤与他的两首钢琴作品《序曲》和《血债》	卢 栩	《钢琴艺术》
2005. 2	陈田鹤艺术歌曲的分析与演唱	陈 静	《艺术探索》
2007. 12	陈田鹤的艺术歌曲《山中》评析	王少为	《黄河之声》
2009. 1	音乐的诗 诗的音乐 ——浅谈陈田鹤艺术歌曲的诗性	龙姝帆	《音乐探索》
2009. 6	陈田鹤艺术歌曲初探	孙小钧	山东艺术学院毕业论文

结 语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 对于陈田鹤的纪念和研究已经陆续展开。我们追慕他在音乐艺术上的学识与才华, 在殇祭他的过往的同时, 也寄希望于衔哀述文的后来者, 对他的音乐创作、学术贡献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及全面准确的历史评价。

1991年, 在中央音乐学院汪毓和教授的帮助下, 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陈田鹤歌曲选集》, 并且以音协的名义召开了陈田鹤纪念音乐会。2010年中国音乐学院将“陈田鹤研究”列入该院“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建设工程”项目中。

今年是陈田鹤诞辰 100周年, 为了深入对近现代音乐家个案的研究, 由中国音乐学院主办,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协办, 在北京中国音乐学院召开陈田鹤学术研讨会。这不但是对陈田鹤的重新认知, 也是对其音乐艺术上的贡献的肯定。同时也为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和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钟表可以回到起点, 却已不是昨天, 曾经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导致的遗憾, 也许很多对于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弥补。只要有相信历史能够被我们认知的信念, 达成目标就不仅仅是一种理想, 更能够转化成为史学工作中的一种责任。(下转 78 页)

参考文献:

- [1] 杨燕迪. 音乐的人文诠释 [M].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
- [2] 冯晓虎. 一不留神成巴赫 [J]. 北京: 当代, 2007, (5): 212-227.
- [3] 巴赫. 赋格的艺术 [Z].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 [4] Christopher A. Reynolds. *Motives for allusion: context and cont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music* [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3
- [5] 贝多芬. 大赋格 [Z].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
- [6] 哈罗尔德. C. 勋伯格. 伟大作曲家的生活 [M]. 冷杉, 侯坤, 王迎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三联书店, 2007.
- [7] Liszt Ferenc. *Fantasia Und Fuge ber das B-A-C-H* [Z]. Budapest: Editio Musica, 1983.
- [8] Webern, Anton von. *String Quartet Op. 28* [Z]. Vienna: Universal Edition, 1990.
- [9] Pärt Arvo. *Collage on b-a-c-h* [Z]. Hamburg: Sikorski, 1994
- [10] Sdnittek, Alfred. *Concerto grosso Nr. 3* [Z]. Hamburg: Sikorski, 1988.

(责任编辑: 王璐)

(上接第50页)

只有勇于挑起这个重担, 并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坚持走下去, 才能够直面历史, 无愧于时代。

(封面人物: 陈田鹤先生)

¹⁷ 1940年7月《音乐阵线》创刊号刊登陈田鹤文章《抗战三年来的新音乐运动》。

¹⁸ 此数目为陈田鹤长女陈晖统计。

¹⁹ 《中国音乐家名录》中国音乐家协会编, 1990年9月第一版。

²⁰ 材料来源于陈晖对刘诗嵘的采访。

① 黄飞立 (1917~) 曾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管弦系主任, 兼管弦乐队和合唱队指挥; 1956年任指挥系主任和教授。指挥过中外著名的交响乐和歌剧、舞剧作品, 如《奥涅金》《茶花女》《黑桃皇后》及舞剧《天鹅湖》《吉赛尔》《鱼美人》等。指挥风格严谨、细腻, 富于感情。

② 在与陈田鹤女儿所在的业余合唱团领导谈话, 谈及陈田鹤时, 黄立飞亲口述说。

③ 在与陈田鹤女儿陈晖打电话谈及陈田鹤时, 戴鹏海转述。

④ 1968年4月, 萧滢教授协助吴漪曼将吴伯超生前作品进行整理, 编辑《吴伯超先生曲集》印行。

⑤ 材料来源: 此信摘抄自陈田鹤给陈宗娥的家书。

⑥ 笔者根据《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第4-5页整理, 以及陈晖老师口述整理。《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为陈晖所著, 未正式出版。

⑦ 材料来源: 1950年10月7日陈田鹤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时写给妻子陈宗娥的家信。

⑧ 《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第11页。

⑨ 陈晖口述。

⑩ 陈晖口述。

¹¹ 《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第8页。

¹² 《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第10页。

¹³ 《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第20页。

¹⁴ 《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第9-18页。

¹⁵ 《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第17页。

¹⁶ 《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第19页。

参考文献:

- [1] 上海音乐学院《黄自遗作集》编写小组. 怎样才可以产生吾国民族音乐 [A]. 黄自遗作集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56-57. (原载上海《晨报》1934年10月21日)
- [2] 汪毓和.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第二次修订版) [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 2002.
- [3] 钱仁康. 黄自的生活与创作 [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7.
- [4] 梦月 (陈晖笔名). 音乐之子——陈田鹤大师传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3
- [5] 廖辅叔. 追怀田鹤 [J]. 北京: 人民音乐, 1981 (09): 35-37.
- [6] 常罡、石山 (即向延生). 雕琢“剑声”的历程——作曲家陈田鹤 [A].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向延生 (主编). 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 (第二卷) [C].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4: 181-191页.
- [7] 夏滢洲.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 [M].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
- [8]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 陈田鹤 [A]. 《中国音乐词典》[Z].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4: 47.

(责任编辑: 温永红)